

观黄庭坚的字,久而易生幻觉,感觉许多笔画,都像在描同一个物事的不同姿态。究为何物,却怎么也想不出来。直到去冬一个早晨,捧一壶新沏的铁观音端详漳州水仙,初被黄花的淡香所陶醉,继为碧叶的摇曳而凝眸,就在数条碧叶之间,一个黄字由模糊而清晰起来,忽如灵犀一点,彩翼双飞,豁然顿悟,仿佛得了一件梦寐以求的宝物。

笔行如草花

胡晓军

咏水仙的果然不少。“借水开花自一奇,水沉为骨玉为肌”,黄庭坚性格奇崛,作诗专意出奇,难怪钟爱水仙若此。奇花成就奇句,便有“坐对真成被花恼,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之语,小花中开出大胸臆,恰同小字中生出入大气象。

黄庭坚精研佛道二学,在其咏水仙诗中同时可感。我想,若以花草比儒道佛三家,那么莲花一定是佛的了,因佛经言佛祖降生,步步生莲;天女散花,漫天是莲。极乐世界有七宝池,中有莲花大如车轮,佛国于是又称莲国。儒家虽也慕莲中通外直,却因被佛家占了先,只得另寻。我意花草比儒,非梅莫属,因其铁干傲雪之姿,暗香凌霜之质深合三纲八目,不逊孔子说的松柏。至于道家,则非水仙莫属。道家尊崇造化自然、清静无

为,水仙只需一盏清水便能生花,此道既非常道,更要如何淡泊才是?

再想,若以花草比苏黄米蔡四家,则黄字非水仙莫属。至于蔡字,我许以玉簪花,即李东阳笔下的少女,虽欲“妆成试照池边影”,却生恐落入水中央的那支“搔头”。蔡字端妍婉丽,顾盼生姿,被黄庭坚评为“如蔡琰胡笳十八拍,虽清壮顿挫,时有闺秀态度”。米芾说得最直:“蔡襄如少年女子,体态妖娆,行步缓慢,多饰名花。”二言固含贬意,却是真实之见。我以为无论男女,其心必然兼具男女二性。孰主孰从、孰强孰弱、孰表孰里,时时处处都有变化,且与直观的性别、可见的性征并不完全对应。然只要真性情,非但毫不足怪,更是值得欣赏。何况此花其色如玉、其质高洁,岂止女子云鬓专享,亦可为仁善温雅的男子所有。孔尚任咏玉簪花,就说:“只宜君子佩,不上美人鬟。”苏黄米蔡,排名自古



登高赋诗 (纸本设色) 汤哲明

然而。但我嗜好这四家的经过,正好相反——初为蔡的端丽雅善之姿倾倒,继为米的潇洒疏放之态折腰,后为黄的沉雄磊落之心感佩,终为苏的坦荡超然之怀征服。米字鬼神俱全、自评“犹如一佳士也”,我以为与蔡女郎才女貌,堪称绝配。现在看来,若说蔡、米乃人之真性情,那么黄、苏为生之真境界。境界源自性情,高于性情。奈何我与绝大多数人一样,少年爱端丽、青年喜潇洒,中年慕风骨、老年羨旷达——此番由性情而至境界的心路,是颠倒不来的。

最难比的,是米字。米集古字既多又广,复加变幻,难以揣测;缘于此人恃才傲物,行事怪诞,无法预料。思想想来,所有的花都合适,惟早春的细草与晚秋的劲草,最是相称。春草鲜活灵动,生机勃勃;秋草雄健劲挺,狂放不羁,堪与苏轼“风樯阵马”之评相匹。宋四家中,蔡襄为长,就连苏轼也敬其为“本朝第一”;黄比苏小八岁,又是苏门学士,故称本朝善书,苏轼“当推第一”;米比苏小十五岁,初见苏轼不执弟子之礼,可见其位低态高的狂颠性情。米芾自称“刷字”,意为八面出锋,神出鬼没;恰是这个“刷”字,可直接作风中之草的拟态词与象声词。比作米芾为人也似,随势摇摆,倔恭不定,四家人品上有褒贬者,惟其一人。

米芾练字刻苦,以至

于一日不书,便觉思涩。蔡黄用功,大抵仿佛。四家中不刻意于书者,惟苏一人。黄说东坡善书,乃其天性,正应了苏轼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的自评。所谓天性,即是生命,如花草般自在的生命。苏轼将其注入诗文中,便似万斛泉涌,随物赋形,而自己却浑不可知;所可知者,行于所当行,止于不可不止。如此而已。苏轼将其注入书道,从青年的圆润到中年的厚劲再到晚年的稳重朴茂,是褪去了风霜的丰满,抹掉了忧虑的安逸,参透了孤寂的欣悦,抛却了恩怨的气度。就凭这花草般自在的生命,苏超越了黄米蔡,超越了儒佛道,成了“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的文化伟人。

我以为万千花草中,堪与比拟的惟有牡丹,因牡丹让人喜爱让人羡慕让人学,却无一个学得像学得全学得彻透,从而柔和地对待着善与不善,自如地接受着幸与不幸,坦然地面对生与不生、命与非命。如此而已,其中道理虽牡丹自己亦不可知。苏轼也作牡丹诗,却都不佳。如此而已,其中道理虽苏轼自己亦不可知。

有宋四名家,笔行如草花。天然追两晋,意趣探无涯。自在知而已,开怀呼上耶。此惟生命也,来者可如些?

“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。”人与国的关系,有族群或文化血脉意义的,也有地理意义的,也有法理或政治意义的。英语的 state、country、nation 等,似乎更能精准标注不同层面上的国家含义。汉字的“国”又是怎么演化过来的呢?

话分两头。先来看与“国”同音的“郭”,从字源上探究,原本就是指守卫城邑或城区的岗楼,后来借指城墙外的那一片区域。毛主席诗词:“背负青天朝下看,都是人间城郭。”其中的“城郭”大体上指的就是人口集聚的生活区域,也就是人们世代居住的家。

再来看“国”自身。最初的字形显示为“或”,即从戈从郭(省略为“口加一”,表示有围墙的城邑。注意,口读作“围”,并非“口”,会意为以戈(武器、武力)守卫城郭、城邑。“或,邦也。从口从戈,以守一。一,地也。”可见,“或”就是“国”的本字。“国”的声符也正是因为“郭”的音义嵌入而产生的。“口”的加入,强化了国境线的概念。眼下,有的国家在国境线上砌围墙,似乎有复古的意味。可是,在疆域辽阔的国境线上砌墙,那要花费多少人力财力?国境涉及国家主权,可以设防,未必处处砌墙。“砌墙”之举,也许会给历史留下个不大不小的柄。

随着城邦或诸侯地盘的扩大,逐步形成了更广阔的疆域概念,字形也相应地出现进一步演化。“郭”已不再是一片城邑,而可能是由多个城邑构成并有明确边界的区域,也就是封建时代的封地或领地。由此,“或”的区域内涵加上“土”字,构成了“域”;而作为邦国意义的“或”,另外加上“国”字,表示有边界疆域的“國”。秦以后,一个个小“国”被统一,从“或”走向了“國”,这个围字形的“口”,无疑是大一统国家的象征。

至于简化后的“国”,恰恰说明国家已经摆脱单一的武力统治,要实行“王道之治”。“王”加上“、”这个治理的指事符号,是不是表明了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呢?

“国”的字形演变,其实也反映了国家概念的多重内涵和不断完善。就中国而言,从远古的小国寡民到今天的泱泱大国,尤其是从积贫积弱、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、半封建国家到建立新中国,其间经历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风云和艰辛奋斗!

“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”家国情怀,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亘古不变的基因。而这个“国”,就是祖国。若较真,古代的一个个城邦还不构成其为国家,但祖国似乎包含了她们。实体国家可以作为祖国的载体,没有实体国家,祖国只是个精神文化存在形态。所以,爱国包含了实体存在的国家和精神文化存在形态的国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爱祖国和爱新中国是统一的。

世界上最不能分割的,就是“我和我的祖国”!

稻花香里说丰年,细数是岁好收成。

今年中秋,一样风景,却是不一样味道:国庆中秋双节同时,那万家灯火,那羞羞明月,多么祥和!连歌声笑声说话声,也像月亮那般温馨和谐。

难得偷闲,举家出游。日前吾有小恙,但无碍,只需静养,说好就好。

来到魔都西郊,那泛黄的垂柳,潺潺的流水,红翻了天的枫树,呼应交辉。绿茵般的草坪上,孩童们随心游戏。还有那小天鹅,在湖畔悠然地仰望蓝天,发出阵阵欢鸣,而后飞向玉宇。这是我第一次听闻,好美!漫步牡丹园,来到湖心亭,风景入我怀,不禁由衷轻吟:“梨花一曲飞高树,蓝天尽醉碧湖中。”

无意间,凉爽的秋风传来儿子媳妇的私语:“爷爷大寿一定会?”“要不两天改成一天,两不误?”“当天去当天回,也好陪爸爸。”我心弦一动:由上海到海门,路远啊,几百里地呢!当爸的闻此言语,差点掉下眼泪!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寻常如初的假期,一转眼就要结束了。我的身体也恢复如初。极目长空,白云如絮,归雁南飞,不舍昼夜。这种回家的感觉,真好!

入夜,家人谈及退房。婆媳融融,争着买单。晚辈们一定要“拿下”,把银行卡一“塞”,豪迈地说:“我们有钱!”“啧啧,谁不知道呀,“小白领”的兜里哪有多少钱,“小房奴”仍旧当着呢!只不过,富有一片孝心罢了!这一“塞”,动作微妙,却溢出了无限亲情,特有温度!比秋色更美,比月亮更圆!

天上一轮才捧起,人间万户俱凝眸。她,愈升愈高,含情愈重,诗意愈浓,逗得窗前的绿荫越来越肥,我的心花也越开越艳!月亮代表我的心,明白孝心不是嘴上功夫,而是由内心养成,外化于一次次不经意行动,酿成习惯,似山间小溪自然流,如春风拈花发微笑。这,永远是长情告白!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中国古代是以“地支”计时的。十二地支就是对应的十二生肖。圆明园十二铜兽首水法(喷泉),到了相应的时间就会喷水。一天二十四小时被分为十二时辰。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,有西洋进口的钟表开始流行,这样一天又被分为二十四小时。天朝泱泱大国,把自己的计时叫做“大时”,把西洋的计时方法称为“小时”。从现代的观念看,一天分为二十四小时似更加利于“时间管理”。但古人其实是十分珍惜时光

中国人的时间

施之昊

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,早起三天而当一日,也有古训一日之计在于寅。寅时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。这就是皇帝开始办公的时间。难怪雍正有“为君难”印。

古代晚上是要起更的。打更的更夫也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的作用。一夜分为五更,晚上七点到九点为“初更”,九点到十一点为“二更”,十一点到翌日凌晨一点为三更。三更就是半夜了。凌晨五点钟更打完,意味着天亮了,开始工作了。大臣们每天上朝,就大约在这个时候。更有住在城外的汉人官员凌晨一点即要动身。清朝的汉人官员若非皇帝恩宠是不得住进城内的。古书画的特展多在岁末开始,我不止一次在上午七点左右到故宫博物院午门入口排队进宫,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古代官员每日上朝的艰难。

清朝的时候钟表已经在上层社会流行,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府已经有自鸣钟了。曾见赵之谦“一月得四十五日居”篆

书条幅,表达惜时之心。不论阳历还是阴历一月最多也只有三十一日,怎么会有四十五日?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:“冬,民既入,妇人同巷,相从夜绩,女工一月得四十五”。颜师古注云:“一月之中,又得夜半为十五日,共四十五日”。冬冬日短夜长,妇女认为夜长则浪费时间,故而有夜间做工的事情。

第一次去上博印章馆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方“三余堂”印(“随庵”双面印)。“三余”语出《三国志·魏志·董遇传》:“冬者岁之余,夜者日之余,阴雨者时之余”,又可见古人之惜时。白石老人也有“三余”即一张图上画三条鱼,题字“画者工之余,诗者睡之余,寿者劫之余。此白石之三余也”。

苏东坡曾有“无事此静坐,一日当二日。若活七十年,便是百四十”,也反映了一种时间观。曾见一道考题:材料是《雅典学院》的油画,请问其中哪些哲学家是唯心主义,哪些是唯物主义。一位老师就说,面对这么精彩的一张画,能不能不要再区分唯心还是唯物了。面对苏东坡的这首诗,我也有这样的想法。恩格斯讲过,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只有在精神第一性和物质第一性上才有意义。他还说过唯心主义是人类认识之树上那朵不结果的花。诗歌绘画这样的艺术,又何必必要让她结果呢!

前几年初次到深圳,见到“时间就是金钱;效率就是生命”。这是那个时代的对联。

在海外工作的女儿嫁了个蓝眼睛的法国小帅哥。2018年11月,小两口利用假期来上海探亲。

一天上午10点左右,我们来到靠近虹桥路的凯旋路农贸市场。这是一个狭长形的菜市场,两边都没有摊位,买菜人可以在中间宽敞的走道上清晰看到各种菜品,如遇所需转身即可停下购买,很方便。我们经过几个水果瓜子等杂货铺,琳琅满目的各类菜品便展现在我们眼前:光蔬菜摊,两边就各有十几个,还有活鱼活虾类的,两排至少也排列了五六个摊位,米面糕粉、各种肉类,应有尽有,一眼望不到头。

我们一家四口都是高个儿,走在人流稀少的菜场中间,还夹着个老外,引来两边摊主直对着我们热情招呼“hello”“hello”,忽然一个大妈直接跑出来要求和洋女婿合影。这可让不了解上海

人情世故的洋女婿好生尴尬,我还来不及跟他解释,他就红着脸躲到了我女儿身后了。

我们来到一排蔬菜摊前面,洋女婿指着那些土豆、菠菜、番茄等不同品种的价格,问我“Is it the best price?”(这个价格合适吗?)我说我也不知道,转头看着身边的先生,他说差不多,就买吧。于是摊主很起劲地忙活起来。付账时,摊主指了指贴在墙上的支付二维码:“扫一扫吧。”女婿问什么意思,我告诉他在这里买菜已经不用现金了,任选支付宝或微信,可以瞬间完成无现金支付。他瞪大了本来就不小的眼睛,看来是不敢相信。我说你可以试试呀。一个微软的IT男,开始操作从支付宝上扫描付款。他先下载了支付宝,然后试图从他自己的海外账户里将资金换成

洋女婿买菜记

若尧之女

人民币,然后尝试将他的账户与支付宝绑定,可是换成人民币无法转入他的海外账户,系统显示不支持。我试着通过给他发红包,以便让他可以用零钱支付,不料也不行。这下他有点傻了。几经折腾,最终还是用我的手机完成了支付。

他确认他可以用我的手机操作支付后,脸上绽放了开心的笑容。成功支付了50多元后,他还饶有兴致地关注收款人是如何接到资金到账的提示信息的。接着就见他瞻前顾后,四处观望。我还以为丢了什么,没想到他是在看有多少这样的扫描摊位。当发现每个小摊都具备同样支付条件时,他还是被惊讶到了,于是拿着我的手机独自走去。

我本想叫住他,女儿说他肯定是自己去尝试了。果然不一会

儿,他拎了包条头糕兴冲冲跑过来,我不会说中文,但有了它就可以买到东西了,说着他扬了扬紧握着的我的手机。我问他怎么做到的,他说我就指指这里,点点那里,那副得意的神态瞒不住地挂在脸上,眼睛里的光也比之前亮几许。他说这样的手机支付,代替了银行卡,还不用带现金,我补充说还规避了接触现金的不卫生、接触假钞的高风险。这个洋女婿,他一定没想到中国的电子支付已经如此成熟,如此普及!科技应用在中国已如此先进!先生在边上也自豪地说,现在我们中国已经没有盗窃现金的小偷了。洋女婿听着,竖起大拇指连连说:Amazing!(了不起!)

十日谈

小菜场风情 责编:樊建星

上世纪90年代,我还住在棚户简屋中,明日请看《又见阿六头》。

